

从马来西亚华人纪念郑和 看马来西亚的宗教、族群和政治问题

明永昌

摘要：2005年，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配合马中建交30周年，马来西亚展开了一系列纪念郑和的活动。然而，由于纪念郑和触动了马来西亚敏感的宗教、族群和政治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遇到了不少困难。本文尝试从当地华人纪念郑和所遇到的困难探讨马来西亚的宗教、族群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郑和 马来西亚华人 马中关系 族群问题

前言

2005年，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纪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为了配合2004年马中建交30周年，马来西亚早在2004年便开始举办一系列纪念郑和的活动。2004年1月10日，马六甲州首席部长穆赫德·鲁斯塔姆和到访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在仿造当年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木船上为马中友好年拉开序幕。¹然而，由于纪念郑和却触动了马来西亚敏感的宗教、族群和政治问题，因此当地华人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遇到了不少困难。本文第一部分将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纪念郑和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纪念郑和所牵涉的宗教和族群问题。第二部分将追溯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第三部分将分析马来西亚政府纪念郑和的政治考量。

一、马国纪念郑和所牵涉的宗教和族群问题

三宝山和宝山亭是目前马来西亚马六甲仅剩的两个华人先民的遗迹。马来西亚华人为了纪念郑和，以郑和的名号“三宝太监”为这两个地方命名。三宝山又称中国山（Bukit Cina），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华人坟山。相传郑和曾驻扎在此。自1840年，三宝山曾先后六次被征用，但每次都遭到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对，最终都能保存三宝山的完整。1949年，在马华公会创始人陈祯禄等华人领袖的争取下，马来亚联合邦立法会通过了《青云亭机构法令》，明文规定三宝山的唯一

¹ 〈中马建交30年友好年系列庆祝活动在马六甲开始〉，《新华网》2004年1月11日。

用途是充作华人义山之用，是当地华人保卫三宝山最强有力的法律根据。1983年，马六甲州政府计划将把三宝山铲平发展为商业地带。当地华人在全马展开“捍卫三宝山主权”运动，使政府最终同意将三宝山列为历史文化区，交由华人社团自己发展为历史游览区。²2004年和2005年，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马六甲和槟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都未能如愿。2006年，政府正式将三宝山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并积极维护区内古迹，包括宝山亭和三宝井。2007年，马来西亚再度申请将马六甲和槟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能否成功将于6月见分晓。³

建于1795年的宝山亭位于三宝山下，是一座中式风格的建筑。祠坛碑文所记载，宝山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适合举行殡葬仪式的场所。⁴后来，当地华人却在里面供奉郑和像，又给宝山亭取了一个别名，叫“三保庙”。近年来，郑和的宗教问题备受关注。有学者指他是回教徒，但也有学者指他既信奉回教，也信奉佛教与道教。郑和在“三保庙”里成了被膜拜的偶像，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中“不得崇拜偶像”一条，在马来西亚引起争议。为了避免纠纷，郑和像被移走，墙上为纪念郑和而作的对联：“五百年前留胜迹，四方界内显英灵”也已被涂掉。亭内现在只剩下大伯公像。原本三宝山上还要立一尊10尺高的郑和石像，却不获马六甲州政府批准，理由是“郑和是回教徒，不准立像和膜拜”。管理三宝山和宝山亭的青云亭理事会也以“严格遵守青云亭法令和保护这项法令的完整性”为由，反对立郑和像。理事会担心，如果违反三宝山只能充作华人义山之用的法令，难保要求铲平与发展三宝山事件不会重演。然而，理事会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当地华人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理事会不接受郑和石像是对华裔伟人的排斥。⁵

马六甲文化博物馆是一座仿造的马六甲苏丹皇宫。自1986年开幕以来，皇宫左翼便布置了马六甲苏丹接见明朝特使的场景。苏丹塑像面前有三个下跪的塑像，身穿中式官服。虽然介绍文字只说明这三人是“明朝特使”(Utusan Raja Ming Dynasty 或 Envoy of Ming Dynasty)，但由于造访过马六甲的明朝特使只有郑和与尹庆，因此一般人都认定它是郑和及其随从。由于郑和时代的满刺加王国是受明朝保护的番属国，因此有人认为，明朝皇帝派来的特使向番属国苏丹下跪并不符合史实。1999年，马华州行政议员拿督傅润添曾表示会将纠正“郑和下跪”的错误。到了2000年，他却指三名下跪者不是郑和，也不是明朝特使，而是商人，但表示会把三尊塑像换掉。但是，皇宫内的介绍文字和三尊塑像的服饰却一直没有更正。后来，博物院提出新的说法，指三人臀部坐贴在脚踝上，属于坐姿。⁶因走访了郑和经过的18个亚非国家而被誉为“女郑和”的《武汉晚报》高级记者范春歌，在造访马六甲时曾经就郑和像下跪一事采访当地华人。她说：“当地每一位华人谈及此事愤怒仍然溢于言表，认为和三保山一样事关民族尊严。”⁷2003年，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出访马来西亚，在参观该馆时笑言：“穿着龙袍可是要杀头的”，三尊塑像再度引起华社关注。马六甲文化及旅游委员会副主席钟谭

² 韩胜宝〈马六甲三宝山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中国新闻网》2004年1月27日。

³ 〈马来西亚两城市今年将再次申遗〉，《新华网》2007年1月31日。

⁴ 王琛发〈从文物碑铭探讨18、19世纪马六甲海峡三市的竿僧活动〉，《无尽灯季刊》2003年第36期。

⁵ 赖碧清〈上山下海无栖身地、郑和石像困锁铁笼〉，《星洲日报》2000年7月15日。

⁶ 赖碧清〈是特使还是商人？在皇宫下跪的郑和〉，《星洲日报》2000年7月29日。

⁷ 范春歌〈下跪的郑和塑像和高耸的葡萄牙巨船〉，《人民网》2001年4月12日。

安当时表示会订制新塑像取代。至于郑和拜会苏丹时该坐或站，该中间或旁边，他表示还无法决定。⁸现在，这三尊塑像已经被移走。

由新加坡国际郑和协会会长陈达生博士创办的马六甲郑和文化馆在开幕前一波三折。原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夫·卫德博士（Dr Geoff Wade）在文化馆开幕前寄了一封以“骗人的文化馆”为标题的电子邮件给多位马来西亚政府的高级官员，指责郑和文化馆是一个“欺骗性和潦乱的博物馆”，有“沙文主义和中国中心的因素”。⁹文化馆里有一个蜡像展示，朱棣皇帝坐在皇宫中央，两旁则是满刺加王拜里米述拉和郑和。卫德认为蜡像显示满刺加为中国所统治，是大中国沙文主义的表现。陈达生反驳说，这个展示已说明是明成祖在中国的奉天宫接见拜里米述拉，如果换成是在满刺加皇宫，拜里米述拉则应该在正中。他还说，卫德把电邮发给马来族部长，却没有寄给任何一位华族或印度族部长，是有意要挑起华巫族群之间的猜疑。另外，卫德指文化馆的展品是由中国外交部赞助的，又强调文化馆为新加坡人所创办，陈达生认为他企图要挑拨马来族群的反华和反新加坡情绪。开幕前两个星期，多位马来族高级官员前往文化馆去实地审察。之后，陈达生受邀出席一个高层会议商讨开幕事宜。2006年6月25日，文化馆终于顺利开幕。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马六甲州首席部长和中国驻马大使王春贵出席了开幕典礼。

二、马国宗教和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三大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其中，土著（马来人和沙巴和砂拉越的少数民族）占65%、华人占26%、印度人占7%。马国推行种族和谐共处和容纳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然而，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由于长期的隔阂而产生的矛盾，是马来西亚至今依然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郑和时代。

约1400年，拜里米述拉在满刺加（今马六甲）定居。由于当时满刺加备受暹罗欺压，因此拜里米述拉向明朝寻求庇护。明成祖不但封他为满刺加王，还下旨命令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为他举行命名封王仪式，并且在满刺加驻军。1411年，他亲自率领使团随郑和船队到中国拜见明成祖。回国后，他改信回教，并把自己的称号改为伊斯坎达尔·沙。国王的改宗使满刺加成为穆斯林王国。¹⁰除了当地土著和华人皈依回教以外，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和当地的女孩结婚、伊斯兰传教士前来传教等因素，都加速了满刺加王国周边地区的伊斯兰化。虽然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些居留地，然而回教在东南亚大规模的传播，却是在15世纪以后，即郑和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¹¹信奉回的郑和在马来半岛、爪哇沿海、菲律宾等地积极从事宗教活动、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和清真寺，使回教在东南亚地区迅速蔓延。¹²因此，有学者认为，郑和

⁸ 苏亚华〈马六甲博物院 郑和塑像不再下跪〉，《联合晚报》2003年9月3日。

⁹ 陈达生〈最后的十字军——驳反华人士对郑和研究的诬蔑〉，《凤凰网》2006年8月24日。

¹⁰ D. C. E. 霍尔《东南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236-264。

¹¹ 肖宪〈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¹² 张良君〈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页135-141。

在东南亚伊斯兰化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¹³

1433年，下西洋的航行随着郑和的逝世而结束。之后，明朝因倭寇横行而实施海禁，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削弱。1511年，满刺加王国灭亡，马六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之后，荷兰与英国相继殖民马六甲，并控制马六甲海峡。马来语成为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的通用语，而那些以马来语为母语的人开始被称为“马来人”。殖民地政府招募了大量华工前来马来亚垦殖。这些华工与郑和时代的华商相比，不但没有带来多少财富，而且还为了生计同马来人直接竞争。他们也既不像郑和时代的华人那样信奉伊斯兰教，也不会说马来语。此外，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马来人在乡村种田，华人则采锡矿、做生意，使两个族群来往的机会甚少。久而久之，两个特征鲜明的族群——穆斯林的马来人和非穆斯林的华人逐渐形成。¹⁴

二战以后，民族主义兴起。马来人的政治意识越来越强，开始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独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6年后，马来亚纳入新加坡，沙巴和沙撈越后改称马来西亚。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一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事后，马国官方认为暴乱是因各族间经济能力的差异所致，因此在1970年推行“新经济政策”，让马来人与沙巴和沙撈越的少数民族享有法定特权。马国官方声称“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扶弱政策，其正当性建立在“土著”（Bumiputra）的经济地位处于劣势，需要国家援助的理论上，但也有人批评它是一个歧视他族的政策。90年代以后，马国前首相马哈迪担心马来人会因过度依赖土著特权而变弱，因此开始推行“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政策，强调马来西亚人的认同，而不是马来人的认同。然而，马哈迪卸任以后，一些政治人物又开始宣扬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观念。

三、马国政府纪念郑和的政治考量

到了21世纪，郑和的和平形象成为中国向全球推销其“和平崛起”的历史证据，而郑和下西洋则成为马中关系友好的历史渊源。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认为郑和带来的是中国先进的文明成果，“凭当时郑和舰队的实力，要占领马来王国易如反掌，但郑和没有这样做。”¹⁵厦门大学教授李金明则认为，郑和船队送给当地人礼物，鼓励他们朝贡，“从没有欺负当地人，侵占一寸土地”，“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牌殖民者身上，无疑是吞并他国的最好时机”。¹⁶这些言论可以代表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¹⁷然而，马来西亚官方显然没有全盘接纳中国“和平崛起”的论述。有趣的是，这个论述在马哈迪

¹³ 张良君〈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页135-141。

¹⁴ 黄家定〈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政治〉，《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页4-9。

¹⁵ 吴建民《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讲演稿。

¹⁶ 陈淑君〈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启示：让悲剧不再重演〉，《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07月07日。

¹⁷ 薛三让〈从郑和下西洋看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之必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第18篇；沈岩〈郑和的和平之旅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第19篇等。

和巴达维两届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有所不同。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奉行反共产主义，实行“孤立中国”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周边的东盟五国，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没有外交关系（其中与印尼一度建交，后中断）。尽管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关系友好，却不敢轻易跨出那一步。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两国关系在建交后的前10年并不算特别密切。直到1984年马来西亚仍然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威胁，而两国的双边贸易也微乎其微。¹⁸

1969年，马哈迪曾经公开批评当时的首相东姑亚都拉曼，并主张以巫统为主导的政府取代现有的联盟¹⁹的架构。“五一三事件”之后，马哈迪致函东姑，指他不再让马来人信任，应该谢幕下台。马哈迪遭开除党籍，却让马哈迪不畏强权的形象深入马来民间。²⁰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他对殖民主义深痛恶绝，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马国内政。80年代，马来西亚围绕着区域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等问题，与美国展开了长期的较量，马美关系日趋紧张。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美国又围绕着危机爆发原因、接受或者拒绝国际货币基金援助，特别是“安华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马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²¹

在对抗外国势力的同时，马哈迪也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缔结友谊。冷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开始与中国加强各方面的往来。自1985年以来，两国共签署了12项双边协定，涉及贸易、投资、征税、教育等领域。马来西亚是仅次于新加坡的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家，并且在2002年曾取代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对华贸易国。它也长期保持中国第五大外国游客来源的地位。马哈迪在1993年访问日本时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反驳“中国威胁论”，指“中华文化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中国要对外侵略，早在600年前就做了。”²²马哈迪在2005年进一步指出，凭借其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武装力量，郑和完全可以占领马六甲。但是，郑和却没有那么做，而是与当地人民和平共处，和平进行经贸合作。“而西方殖民者则不同，他们不仅掠夺我们的资源，而且还侵占我们的土地。”²³

2001年美国大选之后，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哈密表示，希望在布希总统的领导下，马美关系能获得改善。“9·11事件”的爆发为马美两国修好提供了契机。美国为了拉拢世界各国支持它打击恐怖主义，更能容忍各国对付政治异议分子的行为。美国政要无暇也无意再抨击马来西亚的人权状况，“安华事件”也不再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²⁴马哈迪于2003年退休后，接任首相的阿都拉巴达维一

¹⁸ 廖小健〈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与对华政策转变〉，《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3期，页24-28。

¹⁹ 联盟为国家阵线（国阵）Barisan Nasional (BN)前身，由马华公会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印度国大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及巫统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组成。

²⁰ 何国忠〈马哈迪的族群政策与华人社会〉，《自由媒体》2005年5月19日。

²¹ 廖小健〈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页24-28。

²² 陈季冰〈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注脚〉，《东方早报》2005年7月11日。

²³ 庞革平〈中国的崛起是亚洲的机遇〉（广西政府代表团出访纪事），《华南新闻》2005年04月07日，第一版。

²⁴ 廖小健〈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页24-28。

改过去“亲中反美”的“马哈迪路线”，转向“中美俱重”的外交政策。²⁵2005年7月5日，巴达维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全球纪念活动暨“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巡回展览的开幕典礼。他在致辞时重提了一段北京不愿揭开的疮疤：由于中国不承认马共，使到马共失去影响力，让大马人民享有和平和稳定。巴达维反话正说，言下之意是希望中国维持目前的外交政策，不要干预他国内政。²⁶

结论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触动了马来西亚敏感的宗教、族群和政治问题。在宗教问题方面，由于郑和是回教徒，而崇拜偶像有违伊斯兰教义，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树立郑和像在马来西亚备受争议。在族群问题方面，郑和像是否应该在苏丹像面前下跪，朱棣皇帝像是否应该坐在中间等问题，看似小事，但是在马来人和华人的眼里，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民族荣辱的大事。在政治问题方面，郑和的不同形象活现了中马两国各取所需的政治图像：北京欲藉郑和推销其“和平崛起”的形象；马哈迪欲藉郑和驳斥“中国威胁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期望能够通过巩固马中关系杜绝外国势力干预马国内政；巴达维则欲藉郑和提醒日渐强盛的中国，在确保经贸大门顺开同时不要干预他国内政。

马来西亚政府既不想挑起华巫族群之间的矛盾，也不愿大中国沙文主义在马国的华人社会里滋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马来西亚，既希望加强跟中国庞大市场的联系，又不希望中国庞大市场会对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马来西亚华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下进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活动。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纪念活动结束而划下句点。马来西亚华人在未来以后还要面对更多的问题，要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值得继续深思探讨。

²⁵ 林若雱《“后马哈迪”时代的马来西亚政局与台湾因应之道》，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研设会演讲，2006年7月19日。

²⁶ 江雨航〈郑和下西洋触动大马政治神经〉，《亚洲时报》2005年7月11日。

参考书目

专书:

D. C. E. 霍尔《东南亚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期刊:

王琛发〈从文物碑铭探讨 18、19 世纪马六甲海峡三市的竿僧活动〉,《无尽灯季刊》2003 年第 36 期。

肖宪〈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回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张良君〈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甘肃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黄家定〈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政治〉,《南洋问题研究》2006 年第 2 期。

薛三让〈从郑和下西洋看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之必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04 期。

沈岩〈郑和的和平之旅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03 期。

廖小健〈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廖小健〈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与对华政策转变〉,《南洋问题研究》2006 年第 3 期。

网站:

〈中马建交 30 年 友好年系列庆祝活动在马六甲开始〉,《新华网》2004 年 1 月 11 日。

韩胜宝〈马六甲三宝山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中国新闻网》2004 年 1 月 27 日。

〈马来西亚两城市今年将再次申遗〉,《新华网》2007 年 1 月 31 日。

赖碧清〈上山下海无栖身地、郑和石像困锁铁笼〉,《星洲日报》2000 年 7 月 15 日。

赖碧清〈是特使还是商人? 在皇宫下跪的郑和〉,《星洲日报》2000 年 7 月 29 日。

范春歌〈下跪的郑和塑像和高耸的葡萄牙巨船〉，《人民网》2001年4月12日。

苏亚华〈马六甲博物院 郑和塑像不再下跪〉，《联合晚报》2003年9月3日。

陈达生〈最后的十字军——驳反华人士对郑和研究的诬蔑〉，《凤凰网》2006年8月24日。

陈淑君〈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启示：让悲剧不再重演〉，《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07月07日。

何国忠《马哈迪的族群政策与华人社会》，《自由媒体》2005年5月19日。

陈季冰〈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注脚〉，《东方早报》2005年7月11日。

庞革平〈中国的崛起是亚洲的机遇〉（广西政府代表团出访纪事），《华南新闻》2005年04月07日，第一版。

江雨航〈郑和下西洋触动大马政治神经〉，《亚洲时报》2005年7月11日。

演讲稿：

林若雱《“后马哈迪”时代的马来西亚政局与台湾因应之道》，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研设会演讲，2006年7月19日。

吴建民《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讲演稿。